

絜齋家塾書鈔



欽定四庫全書

繫齋家塾書鈔卷七

宋 袁燮 撰

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三篇
古人亦有言夢者矣武王朕夢協朕卜孔子吾不復
夢見周公周禮亦有占夢之官季冬獻吉夢於王蓋
事有兆朕故見之於夢此亦嗜慾將至有開必先之
一端也然而高宗之夢亦異矣常人雖有此夢未必
果有此事高宗之夢乃於茫昧恍惚之中明見其人

及得諸巖野而與所見於夢者無毫髮殊何其異也
嗟乎高宗恭默思道其精神專一矣其邪思妄念一
毫不作矣此心無所障蔽是以上與天通得良弼於
夢寐之間夫復何怪且人亦未嘗無夢然亦有日間
無此事而乃有此夢者是豈晝夜不同而夢覺有二
理哉其實一而已矣衆人之夢也只是旦晝之所形
高宗之夢也只是旦晝之所念何者凡人日用之間
邪思妄念何可勝數雖未嘗爲此事然而有此念也

既有此念宜有此夢天下安得有旦晝之所不欲爲
而夜形之於夢者高宗朝夕之所思念念在求賢是
以見之於夢亦不外此其精神直與上帝相通此豈
有一毫之他念哉大抵徹上徹下只是一理只是一
心高而爲上帝卑而爲下土皆此理此心而已惟其
本一是以上帝雖巍巍然在上其精神直與之交賢
者隱於巖穴之間其精神實與之接常人惟有所障
蔽是以扞格而不通聖賢此心虛明無所障蔽則天

人之際豈不相與流通而無間哉此無他惟其本一而已矣

說命上

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羣臣咸諫于王曰
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
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

亮明也陰默也古者憂宅三年不言雖不言而其中
甚明故謂之亮陰既免喪可以言矣而猶弗言其不

言中有多少工夫高宗所以能神交上帝所以能得
良弼皆自不言中來大抵寡言者其工夫必深多言
者其工夫必淺寡言者其工夫日積多言者其工夫
馳散如人之哀樂喜怒蘊蓄於中未便發散若泄之
於外則不久而息故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孔子亦云予欲無言古之進道者其言語極少誠以
多言最減力譬之天將雨迅雷一震徃徃未必有雨
何則其氣泄故也高宗三年不言既免喪而猶不言

則其涵養於中者爲何如哉若高宗可謂知之者矣
大抵人之於道必貴乎真知能真知之方可謂之明
哲所謂真知者如知陷窞之不可入知水火之不可
蹈也人未有觸陷窞蹈水火者何則以其知之審故
也至於爲不善則反不知也使其知爲不善亦如陷
窞水火之可畏也則天下誰復有爲不善者哉伊川
先生嘗言知之深者如親遭虎之傷者也未嘗真知
如聞虎之傷人者也此之謂知是真箇知高宗恭默

思道三年不言既免喪而猶不言可謂真知矣可以
君臨萬邦爲天下之法則矣故曰王言惟作命不言
臣下罔攸稟令其尊高宗也如此

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
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

高宗至此猶未肯言而乃作書以誥嗚呼其用功之
深如此詩稱文王之德曰克明克類類者似也人主
處四海九州之上操慶賞刑威之柄其位巍然極天

下之至尊也必有莫大之德然後其德與位始類苟
居莫大之位而以中才處之豈所謂類哉夢帝賚予
良弼謂之未嘗有所見耶則帝賚之言非誣也謂之
誠有所見邪則所謂帝者豈有形也哉如道家之說
則謂天帝與人間無異夫天地之性人爲貴至貴莫
如人所謂天地亦不過只是人如道家之說未必無
理然亦何從而知之非吾儒之所當論也大抵可以
此心論而不可以形骸論所謂天者只是此心此理

而已高宗夢帝賚予良弼亦未必果見上帝意者夢寐之間親見傳說或曰此天之所賜以與人主共治天下者耶

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傳巖之野惟肖爰立作相

高宗之夢不其異哉以夢中所見之形象旁求于天下果得其人既得其人遽然信之而不疑遂以宰相之任授焉是何高宗信其夢之深也於此可以見高

宗之心矣常人平日工夫未到是以自疑其心安得
信其夢高宗恭默思道三年不言既免喪而猶不言
想其於居喪之禮曲折周旋無所不盡是多少工夫
此心洞然清明無一毫障塞是以亦自信其心亦自
信其夢拔之巖穴之間加諸王公之上非高宗自信
之篤豈能如此故曰於此可以見高宗之心矣

王置諸其左右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

宰相非比百僚庶尹各有職分宰相之職不在乎簿

書期會斷獄聽訟之間朝夕人主之左右輔導上德
此宰相之職事也古者三公坐而論道日夜周旋人
主之側人主以此任宰相宰相亦以此而自任焉觀
伊尹弗克俾厥后爲堯舜其心媿恥若撻于市必欲
使是君爲堯舜之君此正宰相之職分也後世宰相
進見有時朝而奏事不過如一胥吏執文書以事其
官長爾所以輔導上德啓迪君心者何有焉高宗以
輔德而命傅說此正三代宰相事業漢唐以後此意

不明矣

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

此皆是輔德底事金不就礪則不能成器人主非賢臣何以成德濟川非舟楫則不能就岸人主求道非資賢臣亦豈能有所濟乎盖方求道而未得猶泛然於中流而未至岸也須是濟得這川方可人主求道

亦須當著邊岸詩稱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
登于岸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此又足以見高宗求
助之切如此渴於忠諫之言如苗之將槁望霖雨之
降高宗之心何如其切哉此皆是說人主身心上事
不可作事爲上說觀啓乃心沃朕心兩句可以見矣
啓乃心者凡有所懷盡言無隱也沃我之心猶霖雨
灌溉萬物也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大抵無討頭處
却是討頭得著無理會處却有理會得底道理孔子

教人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蓋因其憤悱然後從而啓發之也高宗使傳說以苦切之言啓沃我心使我至於不能堪忍無處置田地却於此忽然有所省覺譬之服藥至於無理會處厥疾始瘳高宗之言可謂深切矣此一句是使傳說以苦切之言語來相逼求至於瞑眩下一句是使傳說朝夕輔道使我常常分明稍不分明便陷於不善矣跣而視地是以目看照管此身是以心看人之所以陷於不善者此心不明不

能視故也。須是使此心清明常在裏面看。始得欲吾心之常明。其無待於賢者之輔助乎。此高宗所以拳拳於傳說也。此一段皆是輔德底事。蓋所貴乎人主者。非謂屑屑然用其聰明於事爲之上。正心修身盛德純全。則君道盡矣。所貴乎大臣者。亦非謂區區在一職一事之間。輔成君德。至於堯舜之盛。則相業隆矣。觀高宗命傳說只說以輔台德。不在事爲上理會。於是乎知君道矣。

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
康兆民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

高宗命傳說句句深切惟暨乃僚之語尤見其深切
處夫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須是慎簡乃僚使之皆
端人正士然後足以善君心矣苟輔德者一人而蠱
壞者十人且一日暴之退而寒之者衆如有萌焉何
哉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非正人以旦
夕承弼厥辟此文武之所以聖也率循也迪行也先